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九

白下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三十九回東周列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齊孝嗣位十年毫無善政安在其爲賢乎齊桓當其乃必欲廢
長立幼亦殊可笑

展喜却師之語雖是以先王之命裝頭然未必便能挫齊孝之
意得力處在說望他修桓公之業耳蓋其意原欲嗣伯今旣以
舊伯主之事動之又以新伯主許之彼自然降心而退矣窺彼
求人心事說話便自然得力

賢才被困出于不求人知卽有知者或又無力不足以相引故

也若臧孫辰之于柳下季則既深知其賢而力又足以相引平
日棄而不用及至有事則求之事迫仍復棄而不用無論蔽賢
竊位爲聖人所嚴誅卽以負心忘功而論亦未世之所不取
子文在楚可稱賢相爲因錯看一子玉遂貽誤國之羞可爲扼
腕蓋知人則哲原是難事然爲賈一小兒却反看得明明白白
識得透揆得定豈子文之才反出爲賈下乎總之子玉不可爲
將原不難知子文時爲偏愛所蔽所以忽而不察也

將者征伐戰陣之事而趙衰之舉祁穀則曰說禮樂而敦詩書
曰德義曰恤民這等識見議論豈可與淺人共道可見豈講于
戰陣征伐者不過偏將之材必須如先穀其人方可以當大將
之任

只看晉國人才之盛便知必定是個霸君相才也有將才也有

謀臣也有力士也有大將也有偏將也有春秋四個勳君無不以得人才之多而成而晉文爲更盛若宋襄僅有一公子曰夷及公孫固而又不能用便知定不能成倘定算不得五霸也

曹衛之于晉文旣因失禮得罪于先於其復國之後又不能早修聘問請罪求和以紓國難直至來伐而始求成如衛成者固已晚矣乃更有不能度德量力黜賢臣而行詐術之曹其其國亡身辱不亦宜乎

恃功驕恣最是武人通病亂世雖或倖免若遇剛斷之君鮮有不自害者如晉之魏犢顛頡是也立功以求榮乃適以自害棄前功而嬰斧鉞亦何樂而爲此驕恣也

魏犢顛頡因已賞班在下心懷怨望是忿報之未稱其功也僖負羈于主君困餒之時獻衆饋璧不可謂無恩無禮矣何獨不

應報乎况饋殮一事顛魏豈未之聞卽受其德而以怨報之涇渭不分善惡不別胸中全沒分曉殺之殊不足惜

晉文斬顛頡黜魏犢一事便有霸君氣象不以私勞廢國法合之所以能行也况二人所犯者國法非已之私怨也不罪不足以爲仁罪之適成其爲義况以首從而分誅黜亦得仁義兼盡之道矣其伯也不亦宜乎

話說晉文公定了温原陽樊攢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謂之南陽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時晉孝公亦有嗣伯之意自無庸之

死惡了晉僖公鹿上不署警了襄公益會不赴背了成王諸侯

離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懷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業欲振先業豈端在于用兵

主意乃集羣臣問曰先君桓公在日無歲不征無日不戰今寡人安

坐朝堂如居蝸殼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侯謀救無虧與

寡人爲難此仇未報先君桓公之伯任今魯北與齊結南與楚通

結連伐魯何以當知開魯歲飢寡人意欲乘此加兵乘飢而伐人之

妄望其能以杜其謀謂卿以爲何如上卿高虎奏曰魯方多劫伐之

未必有功孝公曰雖無功且試一行以觀諸侯離合之狀乃親率車

徒二百乘欲侵魯之北鄙今兗州寧陽等地邊人聞信先來告急魯正值飢

饉之際民不勝兵大夫臧孫辰言于僖公曰魯揆忿深人未可與爭

勝負也請以辭命謝之魯國不修政事以求自強動不動僖公曰當

今善爲辭命者何人臧孫辰對曰臣舉一人乃先朝司空無駟之子

展氏獲名字子禽官拜士師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內介博文達理因

居官執法不合於時棄職歸隱居官執法最是好官最足難得却若

得此人爲使足可不辱君命取重於魯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

今安在曰覓在柳下使人召之展獲辭以病不能行臧孫辰曰禽有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三

從弟名喜雖在下僚頗有口辨若令喜就獲之家請其指授必有可

聽僖公從之展喜至柳下見了展獲道達君命展獲曰齊之伐我欲

紹桓公之伯業也一句如透齊孝心時夫圖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責之

何患無辭展喜復於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齊矣正經主意只消一句兩句若做就一篇說

話便是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裝做數車交

與展喜喜至北鄙齊師尚未入境乃迎將上去至汶南地方剛遇齊

兵前隊乃崔天為先鋒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天崔天引至大軍謂

見齊侯呈上犒軍禮物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使下

臣喜奉犒執事孝公曰魯人聞寡人與師亦恐懼乎喜笑曰小人則

或者恐懼矣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孝公曰汝國文無施伯之智武

無曹劌之勇况正逢飢饉野無青草何所恃而不懼喜答曰敝邑別

無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齊先王封太公於齊封我先君伯禽

於魯使周公與太公割牲爲盟誓曰世世子孫同獎王室無相害也

此語載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先與莊公爲柯之

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做邑君臣引領望齊曰庶幾修先伯主之

業最是此句得力所謂說在他心坎上也以親睦諸侯若棄成王之命違太公之誓墮

桓公之業以好爲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做邑恃此不懼孝公曰于

歸語魯侯寡人願修睦不復用兵矣卽曰傳令班師潛淵有詩譏臧

孫知柳下惠諡曰惠之賢不能薦引同朝詩云

北望烽烟魯勢危

片言退敵奏功奇

臧孫不肯開賢路

柳下仍掩展士師

展喜還魯復命于僖公臧孫辰曰魯師雖退然其意實輕魯臣請偕

仲遂如魯乞師伐魯以好言退齊而反欲興兵往伐已非正道况又請兵于楚尤爲不合之甚使魯侯不

敢正眼覷魯此數年之福也僖公以爲然乃使公子遂爲正使臧孫

辰爲副使行聘于**楚**，**孫辰**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使得臣先容于

楚王，謂**楚**王曰：**晉**背鹿上之約，**宋**爲泓水之戰，二國者皆**楚**仇也。王

若問罪于二國，寡君願悉索敝賦爲王前驅。**楚**成王大喜，卽拜成得

臣爲大將，中公叔侯副之。申邑名，叔侯楚大夫，僭稱公。率兵伐**齊**，取陽穀之地以

封**桓**公之子雍。公子雍，昔年奔楚。使雍巫、**邶**相之留甲士千人從申公

叔侯屯戍以爲**齊**之聲援。成得臣奏凱還朝，令尹子文時已年老，請

讓政于得臣。想是老**楚**王曰：寡人怨**宋**甚于怨**齊**，子玉已爲我報**齊**

矣，卿爲我伐**宋**以報**齊**之仇，俟凱旋之日聽卿自便。何如？子文曰：臣

才萬不及子玉，願以自代，必不誤君王之事。難**楚**王曰：**宋**方事**齊**，

若伐**宋**，**齊**必救之，兩當**齊**，**宋**非卿不可。還是楚成卿強爲寡人一行

乃命子文治兵于睥楚，簡閱車馬，申明軍法。子文滿意，欲顯子玉之

能，是日草草完事，終朝畢事，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閱武而不戮一人

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才力比于強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玉

不可王更使得臣治兵子為地得臣簡閱精細用法嚴肅有犯不

赦竟一日之長方纔事畢總計鞭七人之背賈三人之耳真個鐘鼓

添聲旌旗改色王喜曰子玉果將才也不盡然子文復請致政王

王許之乃以得臣為令尹掌中軍元帥事羣臣皆造子文之宅賀其

舉薦得人治酒相款時文武畢集惟大夫為臣有微恙不主酒至

半酣聞人報門外有一小兒求見子文命召入那小兒舉手鞠躬竟

造末席而坐飲酒啖炙傍若無人有人認識此兒乃為臣拉之子名

曰蔣賈年方一十三歲子文異之問曰某為國得一大將這個大將殊不甚美

國老無不賀某小子獨不賀何也蔣賈曰諸公以為可賀愚以為可

弔耳子文怒曰汝為可弔有何說賈曰愚觀子玉為人勇于任事而

昧于決機能進而不能退可使佐鬪不可專任也一道着若以軍政委

之必至僨事諺云太剛則折于玉之謂矣舉一人而敗國又何賀焉

如其不改賀未晚矣

嘗見中人于鄉會兩場之先但遇將人場舉子輒道恭亮不禁匿笑眾人之賀于文得無類是

蓋賈此言深得我心也

左右曰此小兒狂言不須聽之為賈大笑而出眾公卿

俱散明日**魏**王拜得臣為大將親統大兵糾合**陳****蔡****鄭****許**四路諸侯

一同伐**宋**圍其繒邑

今兗州府金鄉縣

宋成公使司馬公孫固如**晉**告急**晉**

文公集羣臣問計先軫進曰方今惟**魏**強橫而於君有私恩今**楚**戍

穀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名也取威定伯在此舉

矣文公曰寡人欲解**宋**之患如何而可狐偃進曰**魏**始得**晉**而新

婚于**晉**是二國又皆主公之仇也

出亡時費衛不禮

若與師以伐**曹****衛****楚**必

移兵求救則**曹****衛**寬矣

列國時此是慣執主意

文公曰善乃以其謀告公孫固

使回報**宋**公令其堅守公孫固領命去了文公以兵少為慮趙衰進

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我出沃武公始以一軍受命

獻公始作二軍以滅晉諸國拓地千里晉在今日不得爲次

國宜作三軍文公曰三軍旣作遂可用否趙衰曰未也民未知禮雖

聚而易散君盍大蒐以示之禮用兵而先示以禮庸人如何得知使民知尊卑長幼

之序動親上死長之心然後可用文公曰作三軍必須立元帥誰堪

其任趙衰對曰夫爲將者有勇不如智有智不如學君如求智

勇之將不患無人此時在晉王不患無人而已爲難得矣談何容易若求有學者臣所見惟

郤穀一人耳穀年五十餘矣好學不倦好學不倦何所不可說禮樂而敦詩書

夫禮樂詩書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爲本兵事以民爲

本爲有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能在根本上立論便

夫之所能夢見文公曰善乃召郤穀欲拜爲元帥穀辭不受文公曰寡人知

卿卿不可辭強之再三乃就職擇曰大蒐于被廬晉剛在作中上下三

軍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祁曄掌大將旗鼓使狐偃將上軍偃辭曰

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使趙衰將下軍衰辭曰臣真慎不如欒枝有謀不如先軫冬間不如胥臣乃命欒

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爲戎車之御

魏犢爲車右趙衰爲大司

馬

只看諸人不違已能不負勢位

互相推讓已可卜其無敵矣 卻縠登壇發令三通鼓罷操演陣

法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坐作進退皆有成規有不能者教之三教而

不遵以違令論然後用刑一連操演三日奇正變化指揮如意眾將

見卻縠寬嚴得體無不悅服方欲鳴金收軍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

風竟將大帥旗杆吹爲兩段眾皆變色卻縠曰帥旗倒折主將當應

之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眾問其說縠但笑而不

答

此意後却不曾表出

時 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明年春

晉文公議分兵以代 謀于卻縠縠對曰臣已與先軫商議停當

矣今日非與 爲難也分兵可以當 而不可以當 主公宜

以伐曹為名假道于衛曹方睦必然不允先而後伐之曰是

不肯若他竟假道又將我乃從南河濟師出其不意直搗衛境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勝有八九既勝衛然後棄勢而臨曹伯素失民心

只素失民心一節又懼于敗衛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宮曰子真有

學之將也即使人如衛假道伐曹大夫元咺請于成公曰始曹君

出亡過我先君未嘗加禮今來假道君必聽之不然彼將先衛而後

曹矣若元咺之說得行不成公曰寡人與曹共服于衛若假以伐曹

之路恐未結曹歡而先取衛怒也怒曹猶恃有衛并怒衛將何恃乎

却不道晉怒已深遂不許曹使回報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帥所料也

乃命迂道南行渡了黃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

處也不覺淒然淚下患難之人與事最人諸將皆感嘆助悲魏犖曰

吾等當拔城取邑為君雪往年之恥何用嘆息這却說得丈夫氣識人

先軫曰武子之言是也臣願領本部之兵獨取五鹿文公壯其言許

之魏犢曰吾當助子一臂二將升車前進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凡

所過山林高阜之處便教懸插務要透出林表魏犢曰吾聞兵行詭

道今偏張旗表反使敵人知備不知何意先軫曰晉素臣服於齊近

改事荆蠻魏國人不順每虞中國之來討吾主欲繼圖圖伯不可示

弱當以先聲奪之停者原是以力服人之事示之以曲彼使其懼而服之也却說五鹿百姓不意

晉兵猝然來到登城瞭望但見旌旗布滿山林正不知兵有多少不

論城內城外居民爭先逃竄守臣禁止不住先軫兵到無人守禦一

鼓拔之遣人報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謂狐偃曰舅云得土今日

驗矣乃留老將卻步揚屯守五鹿大軍移營進屯斂孟麟卻轂忽然

得病文公親往視之卻轂曰臣蒙主公不世之遇本欲塗肝裂膽以

報知己奈天命有限當應折旗之兆死在且夕倘有一言奉政文公

曰卿有何言寡人無不聽教穀曰君之伐晉衛本謀固以致楚也致

楚必先計戰計戰必先合齊秦遠而晉近君速遣一使結好齊侯

願與結盟齊方惡楚亦思結晉倘得齊侯降臨則齊必懼而請成

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可見楚人勢大而晉不勝之不能文

公曰善遂遣使通好于齊敘述桓公先世之好願與結盟同壞荆蠻

時齊孝公已薨國人推立其弟潘是爲昭公潘葛嬴所生也新嗣大

位以取穀之故政欲結晉以抗楚聞知齊侯屯軍斂孟卽曰命駕至

衛地相會衛成公見五鹿已失忙使衛速之子甯俞前來謝罪請成

何不早來文公曰衛不容假道今懼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且夕當踏平

楚兵矣甯俞還報衛侯時楚丘城中訛傳晉兵將到一夕五驚俞謂

衛成公曰晉怒方盛國人震恐君不如暫出城避之晉知主公已出

必不來攻楚丘然後再乞晉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嘆曰先君不幸

夫噫于亡公子寡人又一時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國人寡人亦無面目居于國中乃使大夫桓同其弟叔武攝國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地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可見若不能制楚肘腋諸時侯先已不服矣能成伯乎乃春二月也鬻翁有詩云

納姬贈馬怪紛紛

患難何須具主賓

誰知五鹿開疆者

便是當時求乞人

是月卻穀卒于軍晉文公悼惜不已使人護送其喪歸國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升爲元帥用胥臣佐下軍以補先軫之缺因趙衰前薦

晉臣多聞是以任之文公欲遂滅衛國先軫諫曰本爲晉因晉來

拯其危今晉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國非伯者存亡恤小之義也此

是伯者假仁處然亦必如此假仁而後得以成伯也况衛雖無禮其君已出廢置在我不如

移兵東伐曹北及宋師救衛則我已在曹矣帶說利害正此行軍要着文公然其

言三月晉師圍曹曹共公集羣臣問計億負羈進曰晉君此行爲報

觀脅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較力臣願奉使謝罪請平以救一國百

姓之難君從此言晉文或以負羈之故而曲從才可共公曰晉不

納晉昔獨納晉乎此慮雖是然後問負羈之有恩何不借而用之大

夫于郎進曰臣聞晉侯出亡過晉負羈私餽飲食今日自請奉使此

乃賣國之計不可聽之主公先斬負羈臣自有計退晉共公曰負

羈謀國不忠姑念世臣免死罷官這還算他好處所以負羈謝恩出

朝去了正是閉門不管廳前月分付梅香自主張共公問于朗計將

安出于朗曰晉侯恃勝其氣必驕此句却是用臣請詐爲密書約以

黃昏獻門預使精兵挾弓弩伏于城堦之內哄得晉侯入城將懸門

放下懸門即闕板萬矢俱發不愁不爲齏粉此計雖亦可用獨不思晉爲

忽更甚能保後日之無事乎小晉共公從其計晉侯得于朗降書更

人行險以僥倖于朗之謂矣東周列國志

欲進城先軫曰曹力未虧安知非詐臣請試之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穿曹侯衣冠代行寺人勃鞞自請爲御黃昏左側城上豎起降旗一面城門大開假曹侯引着五百餘人長驅而入未及一半但聞城墻之內梆聲亂響箭如飛蝗射來急欲回車門已下關可惜勃鞞及二百餘人死做一堆幸得曹侯未去不然崑崗失火玉石俱焚了曹

文公先年過曹曹人多有認得的其夜倉卒不辨真僞于朗只道曹

侯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誇嘴且慢誇着及至天明辨驗方知是假的

早減了一半與其未曾入城者逃命來見曹侯曹侯怒上加怒攻城

愈急于朗又獻計曰可將射死曹兵暴屍于城上愈增怒怒豈是良謀彼軍見

之必然慘沮攻不盡力再延數日曹救必至此乃搖動軍心之計也

曹共公從之曹軍見城頭用枰竿懸屍纍纍相望口中怨嘆不絕文公謂先軫曰軍心恐變如之奈何先軫對曰曹國墳墓具在西門之

外請分軍一半列營於墓地若將發掘者城中必懼懼必亂而後乃

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軍中揚言將發掘人之墓使狐毛狐偃率所

部之軍移屯墓地備小鍬鋤限定來日午時各以墓中髑髏獻功亦

暴屍之計報之彼以暴屍爲慘者必畏城內聞知此信心膽俱裂

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休要發墓今番真正願降先軫亦使人應曰

汝誘殺我軍復磔屍城上衆心不忍故將發墓以報此恨汝能殞殮

死者以棺送還吾軍吾當斂兵而退矣

人覆曰旣如此請寬限三日先軫應曰三日內不送屍棺難怪我辱汝祖宗也

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屍骸計點數目各備棺木

此時曹城中棺材生意大盛必然大人有病錢涸不知可要當差否也

笑三日之內盛斂得停停當當裝載乘車之上先軫定下計策預令

狐毛狐偃欒枝胥臣整頓車馬分作四路埋伏只等

人開門出棺四門一齊攻打進去到第四日先軫使人于城上大叫今日還我屍

棺否曹人城上應曰請解圍退兵五里卽當交納先軫稟知文公傳

令退兵果退五里之遠城門開處棺車分四門推出纔出得三分之

一忽聞砲聲大舉四路伏兵一齊發作城門被喪車填塞急切不能

關閉此命人所罵本棺材最是碍事也二笑曹兵乘亂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彈壓魏

準在城外看見從軍中一躍登城劈胸揪住縛做一束于朗越城欲

遁被顛頡獲住斬之好箇有退晉之計人却原來是送頭計曹文公率眾將登城樓受

捷魏準獻曹伯襄洪公顛頡獻于朗首級眾將各有擒獲曹文公命

取仕籍觀之乘軒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無一脫者籍中不

見僖負羈名字有人說負羈爲勸曹君行成已除籍爲民矣文公乃

面數曹伯之罪曰汝國只有一賢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班宵小如

小兒嬉戲若論懸門故箭時却也見戲得都否不亡何時喝教幽於大寨俟勝曹之後

待聽處分其乘軒三百人盡行誅戮抄沒其家以賞勞軍士僖負羈

有盤殮之惠家住北門環北門

帶傳令不許驚動

諺云千貫買命萬貫買隣想

爲此著字耳不然如何值得許多耶一笑

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斬首

侯分調諸將

一半守城一半隨駕出屯大寨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曹伯慢賢遭繫虜

召驍行惠免誅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

到後方知是與非

却說魏雖顛韻二人素有挾功驕恣之意今日見曹侯保全僖氏之

命魏雖忿然曰吾等今日擒君斬將主公並無一言褒獎些須盤殮

所惠幾何

却不道千星送豈毛

却如此用情真箇輕重不分了顛韻曰此人若

仕於

曹必當重用我等被他欺壓

如此念頭

不如一把火燒死了他

免其後患便主公曉得難道真箇斬首不成

豈敢忒

魏擊曰言之有

理二人日與飲酒候至夜靜私領兵卒圍住僖負羈之家前後門放

起火來火燄神天魏雖乘醉恃勇躍上門樓官着火勢在簷溜上奔

走如飛欲尋僞負羈殺之誰知棟榱焚毀倒蹋下來撲通一聲魏

失腳墜地跌箇仰面朝天

跌得好即

你扶得高只聽得天崩地裂之聲一根

敗棟刮喇的正打在魏犖胸脯上魏犖大痛無聲登時口吐鮮血前

後左右火毬亂滾

燒得好誰叫作放火燒人這箇只算小小報應

只得掙扎起來兀自攀着

庭柱仍躍上屋盤旋而出滿身衣服俱帶着火扯得赤條條方免焚

身之禍魏犖雖然勇猛此時不繇不因倒了剛遇顛頡來到扶到空

閒去處解衣坐之一同上車回寓安歇却說狐偃胥臣在城內見北

門火起疑有軍變慌忙引兵來視見僞負羈家中被火急教軍士撲

滅已自焚燒得七零八落僞負羈率家人救火觸烟而倒比及救起

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妻曰不可使僞民無後乃抱五歲孩兒僞祿

奔後園立污池中得免亂到五更其火方熄僞民家下死者數人殲

毀旁舍民居數十餘家狐偃胥臣訪知是魏犖顛頡二人放的火大

驚不敢隱瞞飛報大寨那大寨離城五里是夜雖望見城中火光不

甚明白直到天明文公接得申報方知其故即刻駕車入城先到北

門來看僖負羈負羈張目一看遂瞑

還看得一看甚好晉文公嘆息文此來只當送終

文公嘆息

不已負羈妻抱着五歲孩兒僖祿哭拜于地文公亦爲垂淚謂曰賢

嫂不必愁煩寡人爲汝育之卽懷中拜爲大夫厚贈金帛殯葬負羈

如此報之亦不爲攜其妻子歸直待伯歸附之後負羈妻願歸

鄉省墓乃遣人送歸僖祿長成仍仕于晉爲大夫此是後話當日文

公命司馬趙衰議違命放火之罪欲誅魏犢顛頤趙衰奏曰此二人

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曰寡人

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謂之臣君不能行令于臣不謂

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國諸大夫有勞于寡人者甚眾若皆可犯令

擅行寡人自今不復能出一令矣

說得正大必有如此剛斷方纔做
得大事成得霸吞趙衰之言反婦

不趙衰復奏曰主公之言甚當然魏軀材勇諸將莫及殺之誠爲可惜且罪有首從分別乳從却說得道臣以爲借顛頡一人亦足警衆何必并誅

文公曰聞魏軀傷胸不能起何惜此且暮將死之人而不以行吾法

乎趙衰曰臣請以君命問之如其必死誠如君言倘尚可驅馳願留

此虎將以備緩急論傷之輕重以爲行法之死生伯者之所以不加王道處文公點頭道是乃使

荀林父往召顛頡使趙衰視魏軀之病不知魏軀性命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行軍之道全要鎮定子玉性剛而躁豈是爲將之材况君命退而必欲進君命守而必欲戰則剛愎無禮之甚矣安得不敗

楚成一生只算申主然觀其禮歎重耳不怒其言伐宋之役旋師以避又戒得臣勿戰而讓之却是大有見識大有主意又非申主之可及

列國之中惟楚最爲強橫憑陵諸夏生事申原齊桓經營數十年始得興師討罪而召陵之役未能傷楚分毫故桓公班師之後楚之強橫憑陵如故而齊遂不能復出伐楚之師桓公沒後諸侯反紛紛奉楚孟地之會雖是宋襄不自度量而劫盟執君殊爲已甚旣欲爭霸而又不能尊事王室僭號自尊名雖爲伯而寔與周爲敵國也晉爲周之同姓欲圖伯則必尊王欲尊王則必表率列國若不制楚則小國不可得而合王室不可得而尊而伯遂亦不可得而成也而楚人狡悍不可以言詞折不可以禮義服非用兵力不能爲功故激之使戰其勢然也但楚之

兵力天下之所懼也非合齊秦則士氣不壯非多方設備則必
勝難期非多埋伏則楚敗不亟而傷殘不多不足以挫其鋒而
折其氣希中原數世之安也故城濮一役不特爲晉文圖伯之
大關鍵乃周室得以延國之續命湯也其功顧不偉哉

宋被楚兵而求救業已出師矣却不肯爲楚所致乃伐曹衛以
爲解圍之計楚人分兵而宋圍不解則合齊秦以戰之本是我
欲合齊秦却使其自來戰楚既來齊秦以講和又使子玉以必
不肯聽彼欲以復曹衛爲名則先私許二國之復既不以爲彼
之思而又以激其怒至于臨陣交兵其許多安排布置先後左
右之間來路去路無不一一算到安放停當細針密線絲毫無
有遺漏之處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晉之多算如此安有不
勝者哉

先軫之謀兵可謂密矣使非祁瞞之違令出戰豈非全勝之局
一人梗令幾敗大功故行軍之道首以出令必行爲要而違令
徇行者雖立功亦不免于有罪也

雖則祁瞞違令辱師還喜得先軫安放接應周密不然幾至不
支所以凡係多人共事只有一人不循調度便有傾敗之憂不
獨行陣之閒爲然也

曹衛楚之宇下宋乃楚之仇人今旣爲救宋而伐曹衛却就將
曹衛之田分與宋人又拘執其講和之使他本來請復曹衛却
救曹衛寫書絕他此卽能耐之人亦恐更耐不得矣况子玉乎
先軫之謀真是水洩不漏

先軫善謀却也虧這許多帮手個個都是有才有勇應付得來
所以事上算可見凡是大功斷非一人可立諺云牡丹雖好

東周列國志
全靠綠葉扶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之只欲揣功擅賞而擔

排同事之人者何其愚也

話說趙衰奉了圖侯密旨乘車來看魏犢時魏犢胸脯傷重病臥于

牀間來者是幾人左右曰止趙司馬單車至此魏犢曰此探吾死生

欲以我行法耳既知畏死何苦當時定要犯命乃命左右取刃帛爲我束胸我當出

見使者左右曰將軍病甚不宜輕動魏犢大噶曰病不至死汝勿多

言如當裝束而出趙衰問曰聞將軍病猶能起乎主公使衰問子所

苦魏犢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強束胸以見吾子犢自知有罪

當死萬一獲赦尙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其敢自逸於是距躍者三

距躍者距地向曲踊者三踊跳也謂向上趙衰曰將軍保重衰當爲

主公言之乃復命於文公言魏犢雖傷尙能躍踊且不失臣禮不忘

報効君若赦之後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足以巾法而驚眾寡人亦

何樂乎多殺此語却說得是須臾苟林父拘顛頡至文公罵曰汝焚僖大夫

之家何意顛頡曰介子推割股啖君亦遭焚死况盤飧乎臣欲使僖

負攜附於介山之廟也只是強詞并無道理然寔亦無有道理可說也文公大怒曰介子推

逃祿不仕何與寡人亦折得倒乃問趙衰曰顛頡主謀放火違命擅刑合

當何罪趙衰應曰如今當斬首文公喝令軍正用刑刀斧手將顛頡

擁出轅門斬之命以其首祭負攜于僖氏之家懸其首于北門號令

曰今後有違寡人之令者視此文公文問趙衰曰魏犖與顛頡同行

不能諫阻口中自作分寸絕妙爰書不合當何罪趙衰應曰當草職然何不曰二人同謀放火也

使立功贖罪文公乃草魏犖右戎之職以舟之僞代之將士皆相顧

曰魏犖二將有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誅或放况他人乎國

法無私各宜謹慎自此三軍肅然知畏史官有詩云

亂國全憑用法嚴

私勞公議兩難兼

祇因違命功難贖

豈爲盤殮一夕淹

話分兩頭却說**楚**成王伐**宋**克了緡邑直至睢陽四面築起長圍欲

俟其困迫而降之忽報**晉**國遣使臣孫炎告急**楚**王召問其事孫炎

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備細訴說如救兵稍遲楚丘不

守**宋**王曰吾舅受困楚朝婚于衛故甥舅相稱不得不救乃分申息二邑之兵留

元帥成得臣及鬬越椒子又鬬勃宛春一班將佐同各路諸侯圍宋

救衛而仍留兵以圍宋可見仇宋殊深自統蔣呂臣鬬宜申等率中軍兩廣楚兵有左右二廣句

廣十親往救**衛**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各各辭回止留其將統兵

五乘將轅選轅壽塗之子將公子卬鄭將石癸許將百疇俱聽得臣調度

單說**晉**王行至半途聞**晉**兵已移向**曹**國正議救**曹**未幾報至**晉**兵

已被**曹**執其君**曹**王大驚曰**晉**之川兵何神速乃爾已知晉人能用兵矣遂駐

軍于申城地在今南陽縣遣人往穀收回公子雍及易牙等以穀地仍復歸

使申公叔侯與晉詩和撤戎而還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師

且戒諭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年踰六旬而果得晉國得嘗險阻

通達民情始天假之年以昌大晉國之業非晉所能敵也不如讓之

可稱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使命至穀申公叔侯至穀修好于齊班師回齊惟成得

臣自恃其才憤憤不平謂眾諸侯曰齊城且暮且被奈何去之屬越

椒亦以爲然得臣使回見楚王願少待破宋奏凱而回如遇晉帥請

決一死戰若不能取勝甘伏軍法不知他如何這般掣得定王召子文問曰孤

欲召子玉還而子玉請戰於卿何如子文曰晉之救宋志在圖伯然

晉之伯非楚利也能與晉抗者惟楚若避晉則晉遂伯矣且晉

我之與國見楚避晉必懼而附晉始令相持以堅晉之心不亦可

乎王但戒子玉勿輕與晉戰若講和而退猶不失南北之局也子文

雖似善算然中有偏王如其言分付越椒戒得臣勿輕戰可和則

相子玉之意在內

和成得臣聞越椒回復之話且喜不卽班師攻宋愈急晝夜不息宋成公初時得公孫固報信晉侯將伐晉以解宋圍乃悉力固守及楚成王分兵一半救晉去了得臣之圍愈急心下轉慌大夫門尹般進曰晉知救晉之師已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臣請冒死出城再見晉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豈可以空言往乎乃籍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造成冊籍獻于晉侯以求進兵只等楚兵寧靜便照冊輸納門尹般再要一人幫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二人辭了宋公覷箇方便縋城而出偷過敵寨一路探訪晉軍到于何處逕奔軍前告急門尹般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涕泣而言敝邑亡在旦夕寡人惟是不腆宗器願納左右乞賜哀憐文公謂先軫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無宋也若往救必須戰楚郤穀曾爲寡人策之非合晉秦爲助不可今楚歸穀地於晉與之通好秦楚又無隙未肯合謀將告

之何先軫對曰臣有一策能使秦自來戰楚文公欣然問卿有何
妙計使秦自來戰楚先軫對曰宋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
何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物分賂秦求二國向晉宛轉乞
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秦必遣使至秦若不從則秦之
隙成矣文公曰倘請之而從秦將以秦奉楚與我何利焉先軫對
曰臣又有一策能使秦必不從秦之請文公曰卿又有何計使秦
必不從秦之請先軫曰晉所愛也宋所嫉也我以逐秦侯
執曹伯矣二國土地在我掌握與秦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界
人則秦之恨宋愈甚秦雖請其肯從乎秦憐宋而怒秦雖欲不
與秦合不可得也文公撫掌稱善一君一臣東算西算自相問難似
其掌中乎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分作二籍轉獻秦二
國門尹般如秦華秀老如秦約定一般話說相見之間須要極其哀

懇秀老至。齊參見了昭公言。晉方恐此難非上國不解。若因上國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願年年聘好子孫無間。昭公問曰：今楚君何在？華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圍，已退師于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謂做邑且暮，可下會功，不退是以乞憐于上國耳。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穀，邑近日復歸于我，結好而退，此無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圍，寡人爲曲意請之，乃命崔天爲使，遲至宋地，往見得臣，爲宋求釋門。尹般到，亦如華秀老之言。秦穆公亦遣公子絃爲使，如楚軍，與得臣討情。秦兩不相照，各自遣使，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話，文公謂之曰：寡人已滅衛，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命胥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正在這箇時候，所以恰妙。崔天公子絃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紛紛來訴說。宋大夫門

尹般華秀老倚晉之威將木國川土都割據去了得臣大怒謂秦

使者曰秦人如此欺負晉豈像箇講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何

就教齊秦兩國使臣將此語去責備晉未却掃兩國之使子玉粗得可笑崔天和公子縶一場沒趣即時

辭回晉侯聞得臣不准秦二國之請預遣人于中途邀迓二國使

臣到于營中即因其勢而用盛席款待訴以楚將驕悍無禮即日與

晉交戰望二國出兵相助崔天公子縶領命去了且說得臣誓子眾

曰不服晉衛寧死不必回軍楚將宛春獻策曰小將有一計可以不

勞兵刃而復晉之封曹衛雖可復只怕得臣問曰子有何計宛春

曰晉之逐衛君執曹伯皆爲宋也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好言講解

要晉復了衛之君還其田土我這裏亦解宋圍大家罷戰休兵豈

不爲美得臣曰倘晉不見聽如何宛春曰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

宋人姑緩其攻宋人思脫楚禍如倒懸之望解若晉侯不允不惟曹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晉二國怨宋亦怨之聚三怨以敵一晉我之勝數多矣亦是好算計只是還

不及先聽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辭

之多耳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辭

得臣乃緩宋國之攻命宛春爲使乘單車直造晉軍謂文公曰君之外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之有晉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晉封

得臣亦願解圍去彼此修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言猶未畢只

見狐偃在傍怒氣勃勃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箇未亡之宋

却要我這裏復兩箇已亡之國你直恁便宜先軫急躡狐偃之足謂

宛春曰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臨機應變真且請暫住後

營容我君臣計議施行欒枝引宛春歸于後營狐偃問于先軫曰子

載軫真欲聽宛春之請乎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可不聽偃曰何

謂也軫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好計欲居德於已而歸怨於晉也道破

不德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在晉矣爲今之計不

如私許**曹**以離其黨

偏不上他算計只爲識得透耳

再拘執宛春以激其怒得忠

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于我是

圍不求解而自解也倘子玉自與

宋通和則我遂失

矣

文公曰子載之計甚善但寡人前受**君**之

惠今拘執其使恐于報施之理有礙

晉文之言自是厚道

欒枝對曰**吞**小

國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恥君不圖伯則已如欲圖伯恥在于君

乃懷區區之小惠乎

只向大處看去却亦不着

文公曰微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

欒枝押送宛春于五鹿交付守將卻步揚小心看管其原來車騎從

人盡行驅回教他傳語令君曰宛春無禮已行因禁待拿得令尹一

同誅戮

如此証

安從人抱頭鼠竄而去文公打發宛春事畢使人告

曹其公曰寡人豈爲出亡小忿求過於君所以不釋然於君者以君

之附**楚**故也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楚**

以明君之與**曹**卽當送君還**曹**

耳**曹**其公急于求釋信以爲然遂爲書遺得臣云

孤懼社稷之隕死亡不免不得已即安於晉不得復事上國上國若能驅晉以為孤宸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成公亦以復國許之成公大喜甯俞諫曰

此晉國反間之計不可信之然此時為備成計却亦無有善策成公不聽亦致書得

臣大約如伯之語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咆哮呼跳大罵

重耳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當初在我國中是我刀砧上一塊

肉今纔得反國為君輒如此欺負人自古兩國相爭不罪來使如何

將我使臣拿住吾當親往與他講理正是要你親往耳正在發怒帳外小卒

報道晉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得臣想道侯伯流離之際

有甚書來通我必是打探得國什麼破綻私來報我此乃天助我

成切也想得太高興了啟書看時如此恁般却是從絕的話頭氣得心

頭一片無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如此欺人真令人難耐大叫道這兩封書

又是老賊逼得寫的老賊老賊今日不是你就是我定要并箇死活

分付大小三軍撒了宋圍且去尋圖重耳做對正我待我敗了圖

軍圖駒怕殘宋走往那里去關越椒曰吾王曾叮嚀不可輕戰要戰

之時還須稟命而行况西二國會爲宋求情恨元帥不從必然遣

兵助圖我國雖有圖相幫恐非西之敵必須大朝請添兵

益將方可赴敵得臣曰就煩大夫一行以速爲貴越椒奉元帥將令

運到申邑來見圖王夫知請兵交戰之意定王怒曰寡人戒勿與戰

子玉強要出師能保必勝乎越椒對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勝自

當軍令定王終不釋意是王持重想亦看乃使關宜申將西廣之兵

而往圖兵二廣東廣在左西廣在右凡精兵俱在東廣止分西廣之

兵不過千人又非精卒乃是圖王疑其兵敗不肯多發兵之意成得

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約六百人自請助戰圖王許之關宜

申同越椒領兵至宋得臣看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難道我勝不得正見即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拔寨都起這一去正中未必了先軫的機謀了鬻翁有詩云

久困睢陽功未收

勃然一怒戰羣侯

得臣縱有冲天志

怎脫今朝先軫謀

得臣以西廣戎軍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將中軍使闞宜申字子率申

曼之師同字子率二路兵將為左軍使闞勃字子率息邑之兵同字子率

二路兵將為右軍兩驟風馳直逼字子率侯大寨做三處屯聚字子率文公集

諸將問計先軫曰本謀致字子率欲以挫之且字子率自伐字子率西圍字子率以至於今

其師老矣必戰字子率毋失敵說得是狐偃曰主公昔日在字子率君面前曾

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今遂字子率戰是無信也主公向

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字子率君乎必避字子率諸將皆然曰

以君避臣辱甚矣不可不瓜。臣曰子玉雖剛很然，若之惠不可忘也。吾避，非避子玉。有諸將又曰倘兵追至奈何。狐偃曰：若我

退，亦退必不能復圖矣。若我退而進，則以臣逼君，其曲在彼。

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驕我怒，不勝何為？奈有理又文公曰：子犯之

言是也。傳令三軍俱退。晉軍退三十里，軍吏來稟曰：已退一舍之地。

矣。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仍不許，駐車直退到九十里之程。

地名城濮。如在開外之的。恰是三舍之遠，方教安營息馬。有理時，孝公命

上卿國穀仲之子國歸父為大將，崔天副之。穆公使其次子小子

勳，為大將。白乙、丙副之。各率大兵協同，與戰，俱于城濮下寨。

圍已解，成公亦遣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就留軍中助戰。却

說晉軍見晉軍移營退避，各有喜色。鬬勃曰：侯以君避臣於我亦

有榮名矣，不如借此旋師，雖無功亦免于罪。可見子玉此得臣怒曰：

吾已請添兵將若不一戰何以復命軍既退其氣已怯宜疾

追之傳令速進軍行九十里恰與軍相遇得臣相度地勢憑山

阻澤據險爲營諸將言于先軫曰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

之先軫曰夫據險以固守也子玉遠來志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

所用之軍喻兵家之要者先軫只爲看得一子玉來意時文公亦

以戰爲疑狐偃奏曰今日對壘勢在必戰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卽

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其奈我何文公意猶未決是夜

就寢忽得一夢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身在國與王手搏爲戲

氣力不加仰面倒地王伏于上身擊破其腦以口噀之既覺大懼

時狐偃同宿帳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夢中不勝被食吾

腦恐非吉兆狐偃稱賀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勝矣文公曰吉在何

處偃對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請罪也腦

所以柔物君以腦子

國

柔服之矣非勝而何

狐偃已定勝楚之策故曲解爰此安軍心耳

文公意乃釋然天色乍明軍吏報**國**國使人來下戰書文公啟而觀之書云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狐偃曰戰危事也而曰戲彼不敬其事矣能無敗乎

處以文公使理勝

樂枝答其書云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與大夫對壘大夫必欲

觀兵敢不惟命詰朝相見

國使者去後文公使先軫再閱其軍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

之眾不在其內文公登有莘之墟

今開封府陳留縣乃有莘氏故也

以望其師見其

少長有序進退有節嘆曰此郤穀之遺教也以此應敵可矣使人伐

其山木以備戰具先軫分撥兵將使狐毛狐偃引上軍同**國**國副將

白乙丙攻圖左師與關宜申交戰使樂枝胥臣引下軍同圖國副將
崔天攻圖右師與關勃交戰各授其策行事自與卻溱祁瞞中軍結
陣與成得臣相持却教荀林父士會各率五千人爲左右翼淮備接
應再教國歸父小子憇各引本國之兵從問道抄出圖軍皆後埋伏
只等圖兵敗北便殺入據其大寨時魏驪胥疾已愈自請爲先鋒先
軫曰留老將軍有用處從有莘南去地名空桑與圖連谷地面接壤
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于彼處截圖敗兵歸路擒拿圖將魏驪欣然
去了趙衰孫伯糾羊舌突茅茷等一班文武保護圖文公於有莘山
上觀戰再教冉之喬於南河整頓船隻伺候裝載圖軍輜重臨期無
悞這方是奪次日黎明圖軍列陣于有莘之北圖軍列陣于南彼此
得真穩三軍各自成列得臣傳令教左右三軍先進中軍繼之且說圖下軍
大夫欒枝打探圖右師用圖爲前隊喜曰元帥密課我日圖怯

戰而易動先挫○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乃使白乙丙出戰

遮○公子即欲在關勃前建功爭先出車未及交鋒○兵忽然退後

未交鋒而退便明明是誘敵之計了二將方欲追趕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一聲砲响○臣領著一隊大車冲將出來駕車之馬都用虎皮蒙背敵馬見之認

爲真虎驚惶跳躑執轡者拿把不住牽車回走反冲動關勃後隊○

臣和白乙丙乘亂拋殺胥臣斧劈公子即于車下白乙丙箭射關勃

中○關勃帶箭而逃○右師大敗死者枕籍不計其數樂枝遣軍卒

假扮作○軍人執著彼處旗號往報○軍說右師已得勝速速進

兵共成大功○看書者自開眼其時軍中甚多善理得臣恐軟望之但見○軍北奔煙塵

蔽天喜曰○下軍果敗矣急催左師并軾前進關宜申見對陣大旆

高懸料是主將抖擻精神冲殺過來這裏狐偃迎住畧戰數合只見

陣後大亂狐偃回轅便走大旆亦往後退行宜申只道○軍已遁招

東風刺國上
卷之九
三

引鄭許二將儘力追逐忽然鼓聲大震先軫卻濠引精兵一枝從半
腰裏橫沖過來將圖軍截做二段狐毛狐偃翻身復戰兩下夾攻圖
圖之兵先自驚潰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殺出遇著圖將崔天又殺
一陣盡棄其車馬器械雜於步卒之中爬山而遁原來圖下軍僞作
奔北煙塵做大却是纒枝砍下有羣山之木曳於車後車馳木走自
然刮地塵飛哄得左軍貪功索戰狐毛又詐設大旆教人曳之而走
裝作奔潰之形狐偃佯敗誘其驅逐先軫早已算定分付圖虛建
大將旗守定中軍任他敵軍搦戰切不可出應自引兵從陣後抄出
橫沖過來恰與二狐夾攻遂獲全勝說明用計次第這都是先軫預
定下的計策有詩爲證

臨機何用陣堂堂

先軫奇謀不可當

只用虎皮蒙馬計

楚軍左右盡奔亡

話說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想著王兩番教誡之語却也十分持重傳聞左右三軍俱已進戰得利追逐兵遂令中軍擊鼓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祁麟先時也守著先軫之戒堅守陣門全不招架軍中又發第三通鼓成大心手提畫戟在陣前耀武揚威祁麟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報是十五歲的孩子祁麟曰諒童子有何本事行軍只是守我的軍合管他來者何人做甚麼手到拏來也算我中軍一功喝教搥鼓戰鼓一鳴陣門開處祁麟舞刀而出小將軍便迎住交鋒相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鬪越椒在門旗之下見小將軍未能取勝卽忙駕車而出拈弓搭箭覷得較親一箭正射中祁麟的盔纓祁麟喫了一驚欲待退回本陣恐沖動了大軍只得繞陣而走鬪越椒大叫此敗將不須追之可殺入中軍擒拏先軫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成得臣父子及鬬越椒可謂有勇之將又所領都是強兵而終不免于敗只是無謀耳故兵法云將在謀而在勇也

楚國之法兵敗者死甚是可笑天下豈有常勝之兵耶若子玉違命擅專卽幸而獲勝亦不爲無罪况敗績乎楚成殺之不可謂錯至爲賈之言則權宜之論亦未可爲訓也子玉強毅不屈固可望其後功然剛愎而驕卽使輔以智謀之士其肯降心以聽乎能保後之必有功乎不能保其後功而先已曲吾國法後將何以爲國耶楚成之果然賜死雖一時盛怒然而細論道理却亦自赦他不得

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此相法書中之語也持以相人無
不中者今觀子玉豈非才偏性執耶卽無范巫禡似之言亦可
料其非善終之相也

子文雖看錯一成得臣其料關越椒却絲毫不爽可見有學問
見識人畢竟其言多中至于委政子玉乃智者千慮之一失耳
凡人做事大意放心最是壞事舟之僑之回家只爲大意放心
耳其料晉楚相持必然日久亦未嘗不是卽我在前卷看來亦
不料其急速也却偏偏六日工夫大軍便班師了只是畧畧大
意放心便落了一箇殺頭的罪名在身上閱之令人神悚

晉文爲求諸侯而出兵爲圖伯而戰楚雖以尊王爲名其是乃
自爲也却得周天子親來勞軍就使命以方伯是何等榮耀可
見肯出力做好事人未嘗不得便宜也

許復曹衛而令其絕楚晉文之謀也既勝楚矣却不念及即使
怒心未已何不竟以事楚爲二國罪而獻之天子乎以仁義爲
名而因以快私怨亦是一策而又不出此晉文之意或欲遂滅
二國也若使齊桓管仲必不如此此孔子所以嘉許桓仲也
凡人在我跟前說別人的壞話必然在別人跟前肯說我的壞
話此是定情亦是定理如魯之公子翬衛之獻犬前後便是一
箇樣子吾願天下聽言人於此等人面前不特壞話不可說卽
好話亦不可說何也恐其因我好話他反在別人面前獻勤致
把好意成惡意也

話說圖將鬪越椒與小將軍成大心不去追趕祁瞞竟撞入中軍越
椒見大將旗迎風蕩颺一箭射將下來圖軍不見了帥旗卽時大亂
中軍之將不宜輕動却得荀林父先殘兩路接應兵到荀林父接住
正爲帥旗要緊耳

關越椒斫殺先蔑便接住成大心斫殺成得臣摩軍大進橫臂大呼

曰今日若容且慢軍一箇生還誓不回軍很着正在施設先軫卻漆兵

到兩下混戰多時欒枝胥臣狐毛狐偃一齊都到如銅牆鐵壁圍裏

將來得臣方知左右二軍已潰無心戀戰急急傳令鳴金收軍怎當

得得兵眾盛把得家兵將分做十來處圍住小將軍成大心一枝書

戟神出鬼沒率領宗兵六百人無不一以當百保護其父得臣拚命

殺出重圍不見了關越椒復番身殺入那關越椒乃是子文之從弟

生得狀如熊虎聲若豺狼有萬夫不當之勇精於射藝矢無虛發在

得軍中左冲右突正尋覓成家父子恰好成大心遇見說元帥有了

將軍可快行兩箇遂合做一處各奮神威復救出許多得軍潰圍而

出楚軍有如此勇將可見勝之之難得文公在有莘山上觀見得兵得勝忙使人教

先軫傳諭各軍但逐得兵出了得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殺以傷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三

兩國之情負了。王施惠之意先軫遂約住諸軍不行追趕。祁驍違令出戰。囚於後車。伺候發落。胡曾先生有詩云。

避兵三舍未酬恩

又誠窮追免楚軍

兩敵交鋒尙如此

平居負義是何人

陳蔡圍困四國損兵折將各自逃生回本國去了。單說成得臣同成大心鬪越椒。出了重圍。急投大寨。前哨報寨中已豎起纛。兩家旗號了。原來歸國父子小憖二將殺散兵。據了大寨。輜重糧草盡歸其手。得臣不敢經過。只得倒轉從有莘山後沿睢水一路而行。鬪宜申鬪勃各引殘兵來會行。至空桑地面。忽然連珠砲響。一軍當路。旗上寫大將魏宇魏犇。先在國獨制猊獸。國人無不服其神勇。今日路當險處。遇此勍敵。那殘兵又都是箇傷弓之鳥。誰人不喪胆消魂。早已望風而潰了。

華容蘆曹正
是一般光景

鬪越椒大怒。叫小將軍保護元帥。奮

起精神獨力拒戰關宜申圖勃也只得勉強相帮魏華力戰三將水
泄不漏正在相持只見北來一人飛馬而至大叫將軍罷戰先元帥
奉主公之命放國將生還本國以報出亡時款待之德具見晉文公
魏德有終有
始魏方纔住手教軍士分開兩下大喝饒你去得臣等奔走不迭
回至連谷點簡殘軍中軍雖有損折尚十存六七其中息之師分屬
左右二軍者所存十無一二哀哉還算晉人厚道不曾奉
還不留一箇之語也 古人有弔
戰場詩云

勝敗兵家不可當

英雄幾箇老沙場

禽奔獸駭投坑穽

肉顛筋飛飽劍鏗

鬼火熒熒魂宿草

悲風颯颯骨侵霜

勸君莫羨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命亡

得臣大慟曰本圖爲國國揚萬里之威不意中國人詭謀貪功敗績

罪復何辭

說得是矣還有遠會說得連認罪處

命端恣不仍算護短

乃與鬪宜申鬪勃俱自囚于

連谷使其子大心部領殘軍去見王王自請受誅時成王尚在申

城見成大心至大怒曰汝父有言在前不勝甘當軍令今又何言大

心叩頭曰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殺臣實止之欲使就君之戮以申

國法也王曰國之法兵敗者死諸將速宜自裁毋污吾斧鑕大

心見王無憐赦之意號泣而出回復得臣嘆曰縱王赦我

我亦何面目見申息之父老乎乃北向再拜拔佩劍自刎而死却說

薦賈在家問其父為臣呂曰問令尹兵敗信乎呂臣曰信為賈曰王

何以處之薦呂臣曰子玉與諸將請死王聽之矣為賈曰子玉剛愎

而驕不可獨任然其人強毅不屈使得智謀之士以為之輔可使立

功今雖兵敗他日能報仇者必子玉也却也未必拿得穩父親何不諫而

留之呂臣曰王怒甚恐言之無益為賈曰父親不記池巫裔伯之言

乎范邑名范者各商似呂臣曰汝試言之為賈曰商似善相人主上為公子時

商似曾言主上與子王子西三人日後皆不得其死主上切記其言

即位之日即賜子王子西免死牌各一面欲使商似之言不驗也主

上怒中偶忘之耳父親若言及此主上必留二臣無疑矣呂臣即時

往見國王奏曰子玉罪雖當死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可以赦之

國王愕然曰豈非范巫商似之故耶微子言寡人幾忘之矣乃使大

夫濟駐同成大心乘急傳宣國王命敗將一槩免死比及到連

谷時得臣先死半日矣左師將軍圖宜申懸樑自縊因身軀重大懸

弔斷絕恰好免死命至留下性命關勃原要收殮子王子西之屍方

纔自盡故此亦不曾死單死了箇成得臣豈非命乎中軍主帥是帥

申認軍狀是他單潛淵居士有詩弔之云達命驕恣是他

楚國昂藏一丈夫
氣吞全晉挾雄圖

一朝失足身軀喪

始信堅強是死徒

成大心殞殛父尸鬪宜申鬪勃鬪越椒等隨潘尪到申城謁王伏

地拜謝不殺之恩王知得臣自殺懊悔不已還駕郢都升薦呂臣

爲令尹貶鬪宜申爲商邑今襄陽尹謂之商公鬪勃出守襄城今襄陽

王轉憐得臣之死拜其子成大心成嘉俱爲大夫令尹子文致政

居家聞得臣兵敗嘆曰不出薦賈所料吾之識見反不如童子寧不

自羞真是可羞只是還着遲了不知嘔血數升伏床不起召其子鬪

般囑曰吾死在旦夕惟有一言囑汝汝叔越椒自初生之日已有熊

虎之狀豺狼之聲此滅族之相也吾比時曾勸汝祖勿蓄之汝祖不

聽吾觀爲呂臣不壽勃與宜申皆非善終之相國爲政非汝則越

椒越椒傲很好殺只有了此四字就不是虎若爲政必有非理之望

鬪氏之祖宗其不祀乎吾死後椒若爲政汝必逃之無與其禍也般

再拜受命子文遂卒未幾蔣呂臣亦死成王追念子文之功使鬬

嗣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蔣賈爲工正不在話下却說文公既敗

師移屯于大寨寨中所遺糧草甚廣各軍資之以食戲曰此

館穀我也這笑館穀矣免夫等諸將皆北面稱賀文公謝不受

面有憂色諸將曰君勝敵而憂何也文公曰子玉非甘出人下者勝

不可恃能勿懼乎勝而能懼即得臣在亦不妨矣歸國父小子憇等辭歸文公以軍

獲之半遺之二國奏凱而還公孫固亦歸本國公自遣使拜謝

不在話下先軫囚祁驍至文公之前奏其違命辱師之罪文公

曰若非上下二軍先勝兵尙可制乎命司馬趙衰定其罪斬祁驍

以徇于軍號令曰今後有違元帥之令者視此斬顛頭是尊君令斬祁驍是尊帥令自甚

兩軍中亦加悚懼大軍留有莘三日然後下令班師行至南河哨馬

稟復河下船隻尙未齊備文公使召舟之僑僑亦不在原來舟之僑

是國降將事晉已小滿望重用立功却差他南河拘集船隻心中

不平恰好接得家報其妻在家病重這個妻子是催命鬼僑料晉相持必然

曰人未必便能班師因此暫且回國看視不想夏四月戊辰師至城

濮已已交戰便大敗晉師休兵三日癸酉大軍遂還前後不過六

日其寔快甚出人意料之外可見凡事不可托大也侯便至河下遂誤了濟河之事文公

大怒欲令軍士四下搜捕民船先軫曰南河百姓聞吾敗誰不震

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賞募之文公曰善纔懸賞車

門百姓爭艤船應募民船裝兵最是人心所畏然因頃刻舟集如蟻重賞使爭來應募真是可嘆

大軍遂渡了黃河文公謂趙衰曰之耻已雪矣恥雖已雪事却未完何不使作

處分惟鄭伏未報奈何趙衰對曰君旋師過不患之不來也文

公從之行不數日遙見一隊車馬候擁著一位貴人從東而來前隊

樂枝迎住問來者何人答曰吾乃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問侯

伐國得勝以安中國故天子親駕鑿輿來犒三軍先令虜來報知樂

枝卽引子虎來見文公文公問于羣下曰今天子不勞寡人道路之

間如何行禮趙衰曰此去衡雍不遠鄴地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地曰踐土儉

慶府其地寬平連夜建造王宮于此然後主公引列國諸侯迎駕以

行朝禮庶不失君臣之義也文公遂與王子虎訂期約以五月之吉

于踐土侯王駕臨子虎辭去大軍望衡雍而進途中又見車馬一

隊有一使臣來迎乃是大夫子人九子人氏九名奉伯之命恐晉兵

來討其罪特遣行成妻舅女媯所敬服者也只因兵文公怒曰

聞敗而懼非出本心寡人俟觀王之後當親率師至于城下

趙衰進曰自我出師以來逐君執伯敗師兵威已大震矣又

求多于奈勞師何能恤兵者方能用君必許之若堅心來歸赦

之可也如其復貳姑休息數月討之未晚文公乃許成大軍至衡

雍下寨一面使狐毛狐偃帥本部兵往踐土築造王宮一面使欒枝
入○城與○伯爲盟○伯親至○雍致餼謝罪文公復與歃血訂好
話問因諒美于王之英勇○伯曰已自殺於連谷矣文公嘆息久之
○伯旣退文公私謂諸臣曰吾今日不喜得○喜○之失子玉也子
玉死餘人不足慮諸卿可高枕而臥矣髯翁有詩云

得臣雖是莽男兒

勝負將來未可知

盡說楚兵今再敗

可憐連谷有輿尸

却說狐毛狐偃築王宮于踐土照依明堂之制怎見得有明堂賦爲
証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龜我特立鎮厭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朝
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霽
啟闕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箇於箇爲季孟之交分止

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
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南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鶚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
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
而遙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沉
鬱崇壘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
八絃之稽顙負斧戾而南面知萬國之歸心

王宮左右又別建館舍數處晝夜并工月餘而畢傳檄諸侯俱要五
月朔日踐土取齊是時宋成公王臣昭公潘偃係舊好鄭文公捷
是新附之國率先來赴他如魯僖公申與齊通好陳穆公款蔡莊公
甲午與楚連兵都是楚黨至是懼罪亦來赴會可見勢要緊小國自
不必說惟魯僖公業事最最久不願從魯穆公任好雖與魯合從

未與中國會盟遲疑不至○成公鄭出在襄牛○共公襄見拘五鹿

○侯會許以復國尙未明赦亦不與會單說○成公聞○將合諸侯

謂甯俞曰微會不及于○怒尙未息也寡人不可留矣甯俞對曰

君徒出奔誰納君者不如讓位于武叔使元咺奉之以乞盟于踐土

君若爲遜避而出天如祚○武獲與盟武之有國猶君之有况武素

孝友豈忍代立必當爲復君之計矣○侯心雖不願到此地位無可

奈何使孫炎以君命致國于叔武如甯俞之言孫炎領命往楚丘去

了○侯又問于甯俞曰寡人今欲出奔何國而可俞躊躇未答○正是

○侯又曰適○何如俞對曰○雖婚姻寔○仇也且前已告絕不可

復往不如適○將事○又可藉爲通○之地也○侯曰不然告絕

非寡人意○必諒之○將來事未可定使武事○而我托于○兩

途觀望不亦可乎○此卽今人踰兩家船之法皆○侯遂適楚邊人

追而賞之

賜得

乃改適國始服靈命之先見矣孫炎見叔武救國侯

之命武曰吾之守國攝也敢受讓乎即同元咺赴會使孫炎回復

侯言見晉之時必當爲己乞憐求復也元咺曰君性多猜忌吾不遣

親子弟相從何以取信乃使其子元角伴孫炎以往名雖問侯寔則

留質之意

君在流離之中不求而自遣子往待雖足取信亦易動疑此策求爲全美

公子猷犬私謂元咺

曰君之不復亦可知矣子何不以讓國之事明告國人擁立夷叔

而相之

人必喜子挾晉之重以臨晉是子與武共圖也

雖是替元咺出

主意然亦自想邀功耳

元咺曰叔武不敢無兄吾敢無君乎此行且請復吾君

矣

不該明對他說

猷犬語塞而退恐

侯一旦復國元咺洩其言未免得罪

乃私往

陳國密報

侯

就不該放他去白然要說實話子

反說元咺已立叔武爲君

謀會以定其位成公惑其言以問孫炎孫炎對曰臣不知也元

角見在君所其父有謀角必與聞君何不問之

這箇可笑即使其父有謀兒子如何肯說

侯復問于元角角言並無是事賓俞亦言曰咥若不忠于君肯遣子出侍乎君勿疑也公子猷犬私見猷侯曰咥之設謀拒君非一日矣其遣子非忠于君也將以窺君之動靜而爲之備也雖是讒口然說得像若使乞憐于猷以求復吾君必辭會而不敢與如公然與會則爲君信矣又說得像然衛成何不想是自己命之乎君其察之猷侯果陰使人往踐士伺察叔武元咥之事胡曾先生有詩云

弟友臣忠無間然

何堪猷犬肆讒言

從來富貴生猜忌

忠孝常含萬古冤

却說猷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駕幸踐士猷侯率諸侯預於三十里

外迎接駐蹕王宮猷王御殿諸侯謁拜稽首起居禮畢猷文公獻所

獲猷俘于王被甲猷凡百乘步卒千人器械衣甲十餘車猷這等

襄王大悅親勞之曰自伯舅猷侯卽世之後荆猷復強憑陵中夏

得叔父仗義翦伐以尊王室自文武以下皆賴叔父之休豈惟朕躬

侯再拜稽首曰臣重耳幸殲寇皆仗天子之靈臣何功焉次日

襄王設醴酒以享侯使上卿尹武公內史叔興策命侯為方伯

賜大輅之服服鷩音冕祭祀戎輅之服服韋弁音出彤弓音赤

矢百音虛旅音巨弓十旅矢十音巨秬音黍鬯音釀一音出鬯音釀以音出降音神虎賁之士

三百人侍衛宣命曰俾爾侯得專征伐以糾王侯遜謝再三

然後敢受遂以王命布告于諸侯襄王復命王子虎册侯為盟王

合諸侯修盟之政侯於王宮之側設下盟壇諸侯先至會王宮行

覲禮然後各趨會所王子虎監臨其事侯先登執牛耳諸侯以次

而登元咺已引叔武謁過侯了是日叔武攝君之位附於載書

之末子虎讀誓詞曰凡茲同盟皆獎王室毋相害也有背盟者明神

殛之殃及子孫殞命絕祀諸侯齊聲曰王命修睦敢不敬承比孟地

之會何

東周列國志
如可見宋襄楚成未奉王命便都算不得霸也各各歃血爲信潛淵讀史詩云

晉國君臣建大猷

取威定伯服諸侯

揚旌城濮觀俘馘

連袂王宮觀冕旒

更羨今朝盟踐土

慢誇當日會葵丘

桓公末路留遺恨

重耳能將此志酬

盟事既畢晉侯欲以叔武見襄王立爲晉君以代成公叔武涕泣辭

曰昔甯母之會子華以子好父桓公拒之今君方繼桓公之業

乃令武以弟好兄乎叔武求復兄位自是而此比却比得不能君侯若嘉惠于武賜之矜

憐乞復臣兄鄭之位臣兄鄭事君侯不敢不盡元咺亦叩頭哀請

侯方纔首肯不知侯何時復國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晉文賞勝楚之功而首狐偃則其胸中所見者大見之確而守之固故能行之斷而言之侃侃若此又不在以力假仁數內

晉文以五鹿之困恨衛殊深許衛成之復國只是撇不過大義二字面皮寔未能慊然于中也故于元咺之訟便不許與盟執之京師欲加死罪只欲自快其報怨之心耳于何知之于其許復之難知之若竟說晉文認真替叔武申冤只怕未必

衛成爲人糊塗躁暴四字都有不聽審俞之忠言却深信獄犬是糊塗也不察詳細便殺元角是躁暴也只此四字取禍有餘矣至于殺武叔之是非自具本傳對獄語中吾不更論

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紛紛况以國君而枉殺其臣與弟乎叔武元咺衛成之臣與弟也而赴訴晉文者以其倡霸也晉文亦

諸侯也而竟執同列之諸侯加之罪而人不以爲非者尊王之故也晉文以尊王倡霸之故遂使同列之侯國負冤者得以有所訴而少伸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旨哉斯言也

襄王不許殺衛成詞嚴義正固是天子之言然其說主于君臣無獄則殊未盡善蓋元暉之所訟者叔武之冤非爲已也叔武寔負奇冤而慘死衛成于本國雖尊然以天子視之則猶臣也臣實無禮擅刑以殺無辜之弟而王不加罪則人將不尊天子而逞忿以求報其冤又何誅之有若主于君臣不應爲訟則不當設獄以聽之旣聽之矣知其曲直而無所處置其如政教何故襄王者或別有私意于其胸中非果有秉禮守義之把柄也不然以翟伐鄭卽外棄親叔隗竟后貪色溺寵不識富辰拒諫召亂豈英明之主而若是乎我本朝子官屬主僕之間雖其體

分六嚴而于枉殺之事亦必加罪而無貸焉誠萬世之楷模而不易之律典也

合諸侯以圖伯而圖伯必主丁尊王此其事不白晉文始也齊桓已行之于先矣然則晉文之合諸侯以請觀豈其有異志哉而襄王疑之子虎疑之卽趙衰先己自料其疑之何也蓋勢強而功高人主之所畏也晉文與諸臣之賢人之所諫也而以戮強功高之故遂不免招疑而取忌若此古今開國勲臣其不克令終者多由于此然則功高震主之臣其亦知所以自處哉

語說圖襄王二十年下勞圖文公於踐土事畢歸圖諸侯亦各辭回

本國圖成公疑獻犬之言遣人密地打探見元咺奉叔武入盟名列

載書不暇致詳卽時回報圖侯圖侯大怒曰叔武果自立矣卽使自

你先育命合大罵元咺背君之賊自己貪圖富貴扶立新君却又使

東月及國志
兒子來窺吾動靜吾豈容汝父子乎元角方欲置辨圖侯拔劍一揮
頭已墜地寃哉元角從人慌忙逃回報知其父咄咄曰子之生死命
也君雖負咄咄豈可負太叔乎司馬瞻謂元咄曰君既疑子子亦當
避嫌何不辭位而去以明子之心耶咄嘆曰咄若辭位誰與太叔共
守此國者夫殺子私怨也守國大事也以私怨而廢大事非人臣所
以報國之義也乃言于叔武使奉書圖侯求其復成公之位此乃是
元咄的好處這事暫且閣過一邊再說圖文公受了冊命而回虎賁
弓矢擺列前後另是一番氣象回億晉獻可謂犁牛入國之日一路百姓扶老
攜幼爭覩威儀箠食壺漿共迎師旅嘆聲噴噴都誇吾主英雄喜色
欣欣盡道圖家興旺惠自家百姓也正是

捍艱復續文侯緒

攬楚重修桓伯勲

十九年前流落客

一朝聲價上青雲

文公臨朝受賀論功行賞以狐偃爲首功先軫次之諸將請曰城

濮之役設奇破國皆先軫之功今反以狐偃爲首何也真是辯解我亦要問文

公曰城濮之役軫曰必戰國毋失敵偃曰必避國毋失信夫勝敵者

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萬世之利

乎是以先之原來如此敬服敬服諸將無不悅服狐偃又奏先臣荀息死於奚

齊卓子之難忠節可嘉宜錄其後以勵臣節文公准奏遂召荀息之

子荀林父爲大夫荀息只是見地不明其心却未舟之偏正在家中

守著妻子聞國侯將到趕至半路相迎文公命囚之車後行賞已畢

使司馬趙衰議罪當誅舟之僑自陳妻病求寬文公曰事君者不顧

其身况妻子乎君與身自然不如妻子之大晉文猶未之如乎一笑喝令斬首示眾文公此番

出軍第一次斬了顛頡第二次斬了祁驍今日第三次又斬了舟之

僑這三箇都是有名的宿將違令必誅全不輕宥所以三軍畏服諸

將用命正所謂賞罰不明百事不成賞罰若明四方可行凡人處事無不皆然

臣特軍國之際也

此文公所以能伯諸侯也文公與先軫等商議欲增

軍額以強其國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軍乃假名漆作三行以荀林

父爲中行大夫先蔑屠擊爲左右行大夫前後三軍三行分明是六

軍但避其名而已以此兵多將廣天下莫比其強得成變在不怕他一日文

公坐朝正與狐偃等議國之事近臣奏國有書到文公曰此必

叔武爲兄求寬也敢而觀之書云

君侯不泯衛之社稷許復故君舉國臣民咸引領以望高義惟君

侯早圖之

國穆公亦有使命至國代國侯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乃各發回書

聽其復歸故國諭卻步揚不必領兵邀阻叔武得國侯寬釋之信急

發車騎如國

誰知是自

往迎國侯

國穆公亦遣人勸駕公子猷犬謂

成公曰太叔爲君已久國人歸附鄰國同盟此番來迎不可輕信

說言真是可恨而其言備假于忠所以易人

○侯曰寡人亦慮之乃遣甯俞先到楚丘探

其實信甯俞只得奉命而行至**○**正值叔武在朝中議政甯俞入朝

望見叔武設座于殿堂之東西向而坐一見甯俞降坐而迎敘禮甚

恭甯俞伴問曰太叔攝位而不御正何以示觀瞻耶叔武曰此正位

吾兄所御吾雖側其傍尙慄慄不自安敢居正乎甯俞曰俞今日方

見太叔之心矣叔武曰吾思兄念切朝暮懸懸望大夫早勸君兄遠

朝以慰我心也

豈知他還朝係心都不能耐事

俞遂與訂期約以六月辛未吉日入

城甯俞出朝探聽人言但聞得百官之眾紛紛議論言故君若復入

未免分別居行二項行者有功居者有罪如何是好甯俞曰我奉故

君來此傳諭爾眾不論行居有功無罪如或不信當歃血立誓眾皆

曰若能共盟更有何疑俞遂對天設誓曰行者**○**主居者守國若內

若外各宜其力君臣和協共保社穆儻有相欺明神是殛眾皆欣然

而散曰甯子不欺吾也叔武又遣大夫長牂牂專守國門分付如有

南來人到不拘早晚立刻放入却說甯俞回復俞侯言叔武真心奉

迎並無歹意俞侯也自信得過了怎奈猷犬讒毀在前恐臨時不合

反獲欺謗之罪又說俞侯曰大叔與甯大夫定約焉知不預作準備

以加害于君君不如先期而往出其不意可必入也說得偏像忠言所以可恨更甚

俞侯從其言即時發駕猷犬請為前驅除宮備難俞侯許之甯俞奏

曰臣已與國人訂期矣君若先期而往國人必疑猷犬大喝曰俞不

欲吾君速入是何主意甯俞乃不敢復諫只得奏言君駕若即發臣

請先行一程以曉諭臣民而安上下之心俞侯曰卿為國人之寡

人不過欲早見臣民一面並無他故甯俞去後猷犬曰俞之先行事

可疑也君行不宜遲矣如果叔武甯俞真有異心豈必定在此刻好亦原有破綻其如衛成之糶塗何俞

俞侯

催促御人并力而馳再說審俞先到國門長牂詢知是審侯之使卽

時放入審俞曰君卽至矣長牂曰前約辛未今尙戊辰何速也子先

入城報信吾當奉迎俞纔轉身時猷犬前驅已至就把他作前驅言

審侯只在後面長牂急整車從迎將上去猷犬先入城去了時叔武

方親督輿棧掃除宮室就便在庭中沐髮聞審俞報言君至且驚且

喜倉卒之間正欲問先期之故忽聞前驅車馬之聲認是審侯已到

心中喜極髮尙未乾等不得挽髮急將一手握髮疾趨而出只此一

轉進正撞了猷犬猷犬恐留下叔武恐其弟兄相逢叙出前因遠遠

望見叔武到來遂彎弓搭箭驟的發去射箇正好叔武被箭中心窩

望後便倒奇冤慘死令我今審俞急忙上前扶救已無及矣哀哉元

陌聞叔武被殺喫了一驚大罵無道昏君枉殺無辜天理豈猶容汝

吾當投訴審侯看你坐位可穩痛哭了一場雖是爲叔武傷心却

亦有元角之痛在內急

東國列國志 卷之九
前逃奔國去了髯翁有詩云

堅心守國爲君兒

弓矢無情害有情

不是衛侯多忌伎

前驅安敢擅加兵

却說成公至城下見長將來迎叩其來意長將述叔武分付之語早

來早人晚來晚人衛侯嘆曰吾弟果無他意也比及入城只見甯俞

帶淚而來言太叔喜主公之至不等沐完捉髮出迎誰知杆被前驅

所殺使臣失信于國人臣諺萬死只算面罵衛成可謂爽快衛侯面有慙色答曰

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卿勿復言趨車入朝百官尙未知覺一路迎

謁先後不齊甯俞引衛侯視叔武之屍兩目睜開如生衛侯枕其頭

于膝上不覺失聲大哭不怕他以手撫之曰夷叔夷叔我因爾歸爾

爲我死哀哉痛哉只見屍目閉燦有光漸漸而曠甯俞曰不殺前驅

何以謝太叔之靈不特無以謝太叔亦何以謝天下後世也衛侯卽命拘之時識大謀欲

逃遁被窶俞遣人擒至獸犬曰臣殺太叔亦爲君也○侯大怒曰汝

謗毀吾弟擅殺無辜今又歸罪于寡人命左右將獸犬斬首號令論

公論難容即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了分付以君禮厚葬叔武國人初時問叔武被殺

議論哄然及聞誅獸犬葬叔武羣心始定話分兩頭再說○大夫元

咥逃遼○國見了○文公伏地大哭訴說○侯疑忌叔武故遣前驅

射殺之事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說得○文公發惱起來○他自己的惱

未必全爲叔武也把這句好話安慰了元咥留在館驛因大集羣臣問曰寡

人賴諸卿之力一戰勝○踐王之會天子下勞諸侯景從伯業之盛

竊比○桓奈○人不赴約○人不曾朝○雖受盟尙懷疑貳之心○

方復國擅殺受盟之弟若不再申約誓嚴行誅討諸侯雖合必離諸

卿計將安出先軫進曰徵會討貳伯主之職臣請厲兵秣馬以待君

命○先軫雖是有謀然畢竟只是將材爲其主于用兵也狐偃曰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莫

不挾天子之威今天子下勞而君之覲禮未修我實有缺何以服人

爲君計莫若以朝王爲名號召諸侯視其不至者以天子之命臨之

朝王大禮也討慢王之罪大名也行大禮而舉大名又大業也君其

圖之一到此人口中便自然趙衰曰子犯之言甚善然以臣愚見恐

入朝之舉未必遂也文公曰何爲不遂趙衰曰朝覲之禮不行久矣

以圖之強五合六聚以臨京師所過之地誰不震驚臣恐天子之疑

君而謝君也勢虛如疑便須先已度謝而不受君之威褻矣莫若致

王於溫而宰諸侯以見之君臣無猜其便一也諸侯不勞其便二也

溫有帶叔之新宮不煩造作其便三也所謂天才大智非有文公曰

王可致乎趙衰曰王喜於親圖而樂於受朝何爲不可臣請爲君使

于圖而商人朝之事度天子之計亦必出此此人深謀遠慮曲折文

公大悅乃命趙衰如圖朝見圖襄王稽首再拜奏言寡君重耳感大

王下勞賜命之恩欲率諸侯至京師修朝覲之禮伏乞聖鑒襄王

然命趙衰就使館安歇卽召王子虎計議言晉侯擁眾入朝其心不

測何以辭之不出所料子虎對曰臣請面見晉使而探其意可辭則辭

子虎辭了襄王到館驛見了趙衰敘起入朝之事子虎曰晉侯倡率

諸姬尊獎天子舉累朝廢墜之曠典誠王室之大幸也但列國鱗集

行李充塞車徒眾盛士民目未經見妄加猜度訛言易起或相譏訕

反負晉侯一片忠愛之意不如已之頗覺委婉可聽自是會說話人聲口趙衰曰寡君

思見天子實出至誠下臣行日已傳檄各國約會於温邑取齊若廢

而不舉是以王事爲戲也分明爲自己事在必行却要在他身上說得要緊下臣不敢復命

子虎曰然則奈何趙衰曰下臣有策于此但不敢言耳子虎曰子餘

有何良策敢不如命趙衰曰古者天子有時巡之典省方觀民况温

亦畿內故地也天子若以巡狩爲名駕臨河陽温地寡君因率諸侯

以展觀上不失王室尊嚴之體下不負寡君忠敬之誠未知可否只

替他出主意便不露痕跡真是會說話人子虎曰子餘之策誠為兩便虎即當轉達天子

子虎入朝述其語於襄王襄王大喜約以冬十月之吉駕幸河陽趙

衰回復晉侯晉文公以朝王之舉播告諸侯俱約以冬月朔於溫地

取齊至期晉昭公潘宋成公王臣魯僖公申蔡莊公甲午魯穆公任

好魯文公捷陸續俱到魯穆公言前此踐士之會因憚路遠後期是

以不果今番願從諸侯之後來得甚好省了晉文許多籌畫晉文公稱謝時魯穆公

歎新卒子共公朔新立畏晉之威墨衰而至魯小國無不畢集魯

侯鄭自知有罪意不欲往魯諫曰若不往是益罪也晉討必至矣

成公乃行魯俞與鉞莊子士榮三人相從比至溫邑文公不許相見

以兵守之惟魯人終于負固不奉晉命總計晉齊宋魯蔡秦鄭陳衛

魯共是十國先于溫地敘會不一日魯襄王駕到晉文公率眾諸侯

迎至新宮駐蹕上前起居再拜稽首次日五鼓十路諸侯冠裳佩玉

整整齊齊舞蹈場塵鏘鏘濟濟有如此尊于手段雖是伯君亦自正大可喜方物有貢各

伸地主之儀就位惟恭爭睹天顏之喜這一朝比踐土更加嚴肅有

詩爲証

衣冠濟濟集河陽

爭睹雲車降上方

虎拜朝天鳴素節

龍顏垂地沐恩光

鄧官騰事前代

郊廓虛名慨下堂

雖則致王非正典

托言巡狩亦何妨

朝禮既畢圖文公將圖叔武寃情訴于襄王遂請王子虎同決其獄

襄王許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館賓主敘坐使人以王命呼圖侯圖

侯圖囚服而至圖大夫元咺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對理可以代之乃

停圖侯于廡下圖賓俞圖侯之側寸步不離圖莊子代圖侯與元咺

對理士榮攝治獄之官質正其事

這個訟師干証甚是體面不知轎馬若干會議定謝儀多少 不笑

元咥口如懸河

對獄與他事不同雖是自有理亦要口舌利便

將國侯自出奔襄牛起首

如何囑付太叔守國以後如何先殺元角次殺太叔備細舖敘出來

鍼莊子曰此皆猷犬譏譖之言以致國君誤聽不全國君之事元

咥曰猷犬初與咥言要擁立太叔咥若從之君豈得復人只爲咥仰

體太叔愛兄之心所以拒猷犬之請不意彼反肆離間國君若無猜

忌太叔之意猷犬之譖何繇而入咥遣兒子角往從吾君正是自明

心迹本是一團美意乃無辜被殺就他殺吾子角之心便是殺太叔

之心了士榮折之曰汝挾殺子之怨非爲太叔也元咥曰咥常言殺

子私怨守國大事咥雖不肖不敢以私怨而廢大事當日太叔作書

致國求復其兄此書稿出于咥手若咥挾怨豈肯如此只道吾君一

時之誤還指望他悔心之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士榮又曰太

叔無篡位之情，君亦已諒之，誤遭猷犬之手，非出君意。元咺曰：君

既知大叔無篡位之情，從前猷犬所言都是虛謬，便當加罪。如何又

聽他先期而行，比及入國，又用爲前驅，明明是假手猷犬，難言不知。

要緊斷案全在此數句。錢莊子低頭不出一語，上榮又折之曰：太叔雖受枉殺，

然太叔臣也，臣侯君也。古來人臣被君枉殺者，不可勝計。况爾侯已

誅猷犬，又於太叔加禮厚葬，賞罰分明，尙有何罪？這一案却還畧得過，只是于死者

無益耳。元咺曰：昔者枉殺闕龍逢，枉殺比干，武王伐之，湯

于武王並爲之臣子，目擊忠良受枉，遂興義旅，誅其君而弔其

民。况太叔同氣，又有守國之功，非龍逢比干之比，龜不過侯封上制

于天，玉下制于方伯。又帶奉承書侯，是非訟師口氣。又非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比，安得云無罪乎？原告利害，爲訟師一送。又轉口曰：君固然不

是汝爲其臣，既然忠心爲君，如何君一入國，汝便出奔，不朝不賀，是

是汝爲其臣，既然忠心爲君，如何君一入國，汝便出奔，不朝不賀，是

何道理這便是通詞下元咺曰咺奉太叔守國實出君命君且不能

容太叔能容咺子咺之逃非貪生怕死實欲爲太叔伸不自之冤耳

元咺往復之言自是理直氣壯非尚恃口舌以爭勝者也圖文公在坐謂子虎曰觀榮士元咺往

復數端種種皆是元咺的理長圖鄭衛侯名乃天子之臣不敢擅決可

先將圖臣行刑喝教左右凡相從圖君者盡加誅戮子虎曰吾聞齊

俞圖之賢大夫其調停于兄弟君臣之間大費苦心無如圖君不聽

何耳此獄與寘俞無于不可累之士榮攝爲士師圍獄不明合當首

坐鍼莊子不發一言自知理曲可從未滅惟君侯鑒哉文公依其言

乃崇榮士斬首鍼莊子則足被告還不會受刑則先擬訟師千誣衛

俞姑赦不問圖侯上了樞車文公同子虎帶了圖侯來見垂王圖

圖家君臣兩造獄詞如此冤情若不誅圖鄭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

命司寇行刑以彰天圖王曰叔父之慚獄明矣雖然不可以訓朕

聞周官設兩造以訊平民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臣與君訟是無

上下也又加勝焉爲臣而誅君爲逆已甚朕恐其無以彰罰而適以

教逆也

君臣父子無獄爲天王之自能治之也既不能治而又不聽其獄設法之謂何况又令子虎之同聽何也言有似是而非

者此類是也

朕亦何私于

哉文公惶恐謝曰重耳見不及此既天王不

加誅當檻送京師以聽裁決文公仍帶侯回至公館使軍士看守

如初一面打發元咺歸聽其別立賢君以代鄭之位元咺至

與羣臣計議詭言侯已定大辟今奉王命選立賢君羣臣共舉一

人乃是叔武之弟名適字子瑕爲人仁厚元咺曰立此人正合兄終

弟及之禮乃奉公子適卽位元咺相之司馬瞞孫炎周馥治塵一班

文武相助國粗定畢竟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